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新西遊記
第二回 煙妖窟師徒初受困 四馬路行者顯神通

且說豬八戒忙跟了孫行者走了一條街，又轉了兩個彎，到了一個弄口。孫行者叫道：「兄弟，師父在這裡。」豬八戒一看，見那弄內立著許多婦女們，裡邊又有許多男人。女人擁著一個頭陀，正在那裡喧嚷。只聽得一個人說道：「你們出家人，竟也彰明較著的到這裡來了，衣服也不換一件！你道租界上沒有管，你可隨便便的？你也鬚生著隻眼兒，別的人不管，我們兄弟們倒要來管。」又有一個說道：「兄弟們算了罷，現在這世界那一個是規矩的？讓他出了幾塊錢，罰罰他下次，放他去罷。」又有許多人七張八嘴道：「不好放他，不好放他。出家人怎麼好這樣的？紮起來敲了他一頓再說。」孫、豬兩人早已走進了弄，看那頭陀時，正是師父。豬八戒一看，不覺暗笑，見他一隻袖子被個婦人拖住了，兩隻手被兩個男漢執住了。四圍的人有男有女，有嘲笑，有罵有勸的，不計其數。師父的面上紅一塊白一塊，又羞又嚇，垂了眼只不作聲。旁邊看的人都說道：「可憐那和尚遇了拆梢黨了，明明是他走錯了路，被那女人拖進來的，倒說他是打野雞，要敲他的錢。」一個人道：「這和尚又肥又白，生得這般標緻，難保他不自願意。」那一個道：「先生你還不明白哩，真個打野雞的和尚，他倒換了俗衣，戴了假辮，那一個知道他？」於是，看的人又哄然大笑。

孫行者看了，忍不住便上前叫道：「師父，老孫來也！」唐僧要待答應，捉他的人都喝道：「快拿錢來！什麼老孫不老孫，就是你的老祖來了，也不中用的！」還未說完，只聽得豬八戒的履聲橐橐，那弄內的女人都跑進門去了。拉著唐僧的許多人，也一個個放了手，向著弄後逃去了。孫行者心中十分奇怪，老孫來時他們倒不怕，看見了呆子倒嚇跑了，難道老孫的威望不及那呆子麼？唐僧一看，來的兩人都不認識，便又發急道：「你們兩位是誰？」行者道：「弟子悟空。」八戒道：「弟子悟能。」唐僧才敢說道：「徒弟，我們回去罷，這裡不是好地方。適才鬪得我好苦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為什麼依然這般沒用！這是初次兒，自後的難還多著哩！」於是三人出了弄，沿著大街走。

走了多時，豬八戒先說道：「師父，你不知道我今天跑了一天了，累得我好苦。我們到那裡去坐坐罷。」唐僧道：「徒弟說得是，我也方才被他們鬧累了。悟空，你去找個坐的所在。」孫行者道：「師父，這裡坐不得。你看這裡那一家沒有拖你的人？你去坐坐，又要被他們拖去了。」唐僧一聽又要被他們拖去，連忙趕緊就走。豬八戒道：「師父，什麼要緊，方才徒弟不在那裡，所以他們來拖你。不看見徒弟到了，他們便跑了麼？」唐僧一聽，倒也不差。

三個人剛走到了一家大宅子門前，看見許多人都往裡邊走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還有幾個和尚也雜在裡邊。豬八戒抬頭一看，見上邊寫著「青蓮閣」三字，便說道：「這亭台樓閣是行人遊玩的所在，我們上去罷。」孫行者忙攔住道：「去不得，去不得。這不是好地方。你看去的人都是妖妖怪怪的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哥，你又來騙師父了，去的人這麼多，怕什麼！」唐僧便也點點頭要去。孫行者見攔不住他們，便也一同跟著上去。走上了一層樓梯，豬八戒便叫道：「下去罷，下去罷！」唐僧道：「徒弟，才上來怎麼又要下去了？」豬八戒道：「這裡人家吃喜酒哩，我們又和他不認識，怎麼好來這裡。」唐僧道：「徒弟如何知道是人家吃喜酒？」豬八戒道：「你看那男的女的都打扮的這麼好，房子裡又擺著這些桌子，每個桌子上圍著許多人，每人的面前都擺著一個小小的杯兒，那杯兒裡又盛著黃黃的湯，這不是吃喜酒麼？」孫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差了。既然是吃喜酒，為什麼台上沒有菜呢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想還沒有拿來。」

正在說話，忽聽得一陣鑼聲鼓聲，吹打的聲音響。豬八戒便道：「新人來了！新人來了！我們去看罷連。」忙一個人跑下樓來。一看，果然看見有頂轎子，從西面如飛而來。轎子裡坐著一個女人。抬到近邊，卻不向這邊來，倒抬到對門去了。豬八戒想道：「這個人家好大，客人請在這一邊，新房卻做在那裡。」便也張張望望的走了過去，看見那轎子早已停下來了。那轎子裡的婦人，早已出了轎，走上街沿去了。豬八戒也忙踏上街沿，要想跟他上去。忽然旁邊一個人大叫一聲，這時豬八戒兩隻眼正在那婦人身上，出其不意被他一嚇，嚇得捧著兩隻大耳朵，轉身撞下街沿，蹙起來向著對門就跑，看準了「青蓮閣」三字，在那方才進去的那個門口裡走了進去。

跑上樓一看，不見了師父、師兄。再細細往四下裡看時，和方才的情形早又全然不對。豬八戒叫道：「怎麼這裡的情形都改變了？難道我走差了路？」連忙又下了樓，走到門前一看，看見左邊有個同樣的門口。豬八戒想道：「難道方才從那一個門口裡進去的？待老豬去看看。」想罷，便又走進那門口，上了樓，四處一看，見也沒有師父、師兄，也不是方才初次來的地方。豬八戒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怎麼又不是了。難道這裡竟有同式同樣的千門萬戶麼？怪道樓上的人這般多。」抬頭一看，見上面還有一個樓梯裝著，來往的人正在那邊上下。豬八戒想道：「那是更弄不清了。這邊也是門，那邊也是門，這邊也是樓梯，那邊也是樓梯，教我如何記得他來？」又想道：「且莫管他，依著這條路，跟著走的人走過去再說。」於是左穿右穿，穿過了幾個門口，將近牆壁，忽見牆壁裡面又有無數的房間，點著無數的燈，有無數的人在那邊走動。豬八戒要想走進去，卻被那桌子和坐的人擋住，只得回了轉來，另換了一條路再走。走了多時，又走到那邊的牆壁了，見牆壁裡又有房間，又有燈，又有人來往。要進去時，又被那桌子和坐的人擋住。走了三四遍，都是一樣。豬八戒想道：「這裡的房子大得很哩，走得我也眼花了，腳也酸了，腦也昏了，心也亂了。照這樣走一年也走不完他。且莫管，再從那牆壁邊小門兒內走了進去再說。」便挨著身擠了進去時，忽然「啊呀」一聲道：「這是個什麼所在？」按下慢表。

且說孫行者和唐僧立在青蓮閣樓梯口，等豬八戒不來。唐僧道：「徒弟，我立得夠了，你去揀個空處兒我坐坐罷。」孫行者道：「這裡沒有坐處，我們去罷。」唐僧道：「悟能還沒回來，終得等等。」孫行者道：「那麼走往前邊去看罷。」於是領著唐僧走不到幾步，便到了一個門口。忽然，鼻孔裡觸著一種異樣的香味。唐僧又要進去。孫行者連忙又攔住道：「去不得，去不得。這裡真真去不得。你看那屋裡妖雲密密，惡霧紛紛，你去了又要被他們迷住了。」唐僧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我有心在肚，那怕鬼來迷，去看看無害。」孫行者道：「那麼以後休怪徒弟不先明告。」唐僧道：「去也。」兩人便走進那門。孫行者道：「師父呀，你看那榻上眠的人，聳著肩，歪著帽，皺著眉頭，撮著嘴，不是那妖怪麼？你看他手裡的那根哭喪棒，比老孫的金箍棒還奇，一邊點火，一邊出煙，你看他不呼風卻吐霧，未喚兩先吞雲，不是他的妖法嗎？你看他拿著小針兒調那黑東西，燒在火上放出那芬芳來。你看他垂著眼，定著神，魂靈出舍，便要來迷師父了。」孫行者說還未了，忽見榻上睡的那人，打了一個欠伸，兩眼一翻，聲嘶音短，面無人色，現出可怕妖相來了。唐僧一看，連忙拖孫行者就走，道：「徒弟，去也，去也。」

剛一轉步，只聽得後邊一個榻上有人叫道：「師父！師父！」唐僧回頭一看，見豬八戒睡倒在一個榻上，旁邊放著一個銅盤，銅盤裡放著一盞燈，兩個盒子，幾根銅簽子。豬八戒垂著兩個大耳朵，掀著高鼻頭，手裡捧著那根哭喪棒，正在噓噓的吸。見了唐僧等，回了身來，連忙放下那棒，坐了起來，叫道：「師父，師兄，快到這裡來坐坐。」孫行者拖著唐僧道：「師父快走，不要理他，他早著了迷了。」豬八戒見唐僧要去，連忙又叫道：「師父，快來這裡坐坐一同去。」唐僧原是耳軟的人，聽得豬八戒叫他坐，他也過去坐了。孫行者又勸道：「師父，我們去了罷。兄弟，你也算了，不要吸了罷。我看這一定不是好東西，吸不得他。」豬八戒不覺叫起冤來道：「哥，你那裡知道，這樣東西真真是個難得的仙丹，吸了他疲也不疲，倦也不倦了。師父，你勞苦了，你吸他一口罷。」孫行者連忙又喝住道：「悟能！你為什麼這般無禮，拿這妖怪東西來害師父？」

豬八戒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這猴子真真少見多怪，你沒有吸過這東西，怎麼曉得他是害人的？你不許師父吸，待老豬吸給你看看。」說著便又橫身下去，取了那哭喪棒，一隻手取了一根籤子，向那匣子裡挑了一點黑膏，向火上燒了一回，放在那哭喪棒上，噓噓噓又吸了起來了。唐僧立在旁邊，見他馨香馥郁，早已有些垂涎。及至豬八戒吸完一次放了棒，便又坐起來對唐僧說道：「師父你

看，有什麼害沒有？師父，你休聽那猴子的胡說，快橫下來，也吸一吸這樣好的東西。你不吸一吸他。也枉走這下界一遭。」唐僧心動，便點點頭，將坐下榻去。孫行者又力勸道：「師父，吸不得，吸不得。這是有毒的東西。你忘了方才吸的那人的形狀嗎？」

唐僧此時，一心早被那吸的東西迷住，便怒道：「悟空，我吸不吸不關你事，你又沒吸過，那裡知他有毒沒毒？」孫行者見師父不肯聽他，也就不再說話。唐僧便即睡了下去。豬八戒便忙替他燒了一燒黑膏，裝在那哭喪棒上，叫唐僧吸。唐僧忙也學了豬八戒的樣子，噓噓吸了幾口。放下那棒，便欠了一個伸，喜歡道：「悟能，這東西好也。」豬八戒連忙又替師父裝了一次，唐僧又吸了一次。豬八戒連忙又自己吸了一次。

你裝我吸，師徒兩人正在出神入化的時候，孫行者對他兩人一看，忽然心中大吃一驚道：「不好了！怎麼他們兩人變了形狀了？」看師父時，見他的面色漸漸的由紅變白，由白變青，由青變灰，由灰變黑了。見他的面龐兒，漸漸的由圓而長，由長而削，由肉而骨，由骨而筋，由筋而骷髏了。見他的背，漸漸的由直而彎，彎而曲，曲而折了。見他的肩愈高，他的頭愈低了。見他的唇愈白，他的眼愈紅了。忙又看八戒時，見他的碩瓢般的大腹，早也漸漸的小了，小了，好似才產了小犬的母犬了。見他蒲扇般的兩隻大耳，早也漸漸的縮了，縮了，像貓耳一般的叉了起來了。

孫行者一看，正在著急，只見師父合著眼，漸漸的入了定了。豬八戒連鼻帶嘴欠了兩欠，哼了幾聲也不動了。孫行者連忙叫道：「師父！師父！悟能！悟能！」叫了幾聲不應，便忙走到他們兩人榻前，再叫時也不答，推時也不醒，敲時也不動。孫行者連忙在旁邊茶裡喝了一口冷茶，默誦真言，對著兩人面上吐去。只見師父、師弟依然酣睡。孫行者哭道：「師父呀，師弟呀，你們不是死了嗎？方才老孫勸，你們不相信，可憐到如今，弄得老孫孤零零的一個人，怎麼好去如來佛前覆命呀！」說著便又大哭起來。

旁邊榻上的人，見他這般號陶大哭，都來問道：「先生，你有甚事傷心，鬧的這地？」孫行者便將唐、豬兩人吸煙不醒的事告訴旁人。旁人聽了大笑道：「你這位先生也算不知人事了。我道這般大驚小怪為著什麼大事，原來只為著他們兩人吸醉了煙。」孫行者忙問道：「這原來不是死？」旁人道：「呆貨，你看看他們還有氣在，怎麼說他是死？」孫行者道：「只有一口氣，動又不能動，說又不能說，又走不得路，又做不得事，一天兒只是這樣的睡著，和死有什麼分別？」旁人道：「呆貨，他們難道不會醒來？他們現在吸多了煙，吸醉了，所以這樣。等到後來，那煙的性過後，自然會醒過來的。」孫行者道：「醒了過來怎樣？」旁人道：「醒了過來便好了。」孫行者道：「好了那和沒吸過時一樣嗎？」旁人道：「一樣，一樣。只有一點兒不一樣。」孫行者道：「那一點兒不一樣？」旁人道：「不過到了明日這個時候還要吸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不吸卻怎地？」旁人道：「不吸恐怕不能。」孫行者道：「怎麼不能？難道有王法管你不成？」旁人道：「王法還可逃，這個恐怕比那王法還厲害。」孫行者道：「難道有妖法迷你不成？」旁人道：「妖法也可破，這個恐怕比那妖法還厲害。」孫行者道：「難道有佛法仙法來刑罰你不成？」旁人道：「佛法仙法還可祈禱懺悔，這個恐怕比那佛法仙法更厲害。」孫行者道：「那麼為甚不能不吸？」旁人道：「不吸了筋酸骨痛，頭暈心跳，眼淚鼻涕一齊都來，四肢無力，百事失神，如重病，如大勞，不吸萬萬不能。」孫行者道：「明日這時吸了便好了嗎？」旁人道：「好了，好了。到了後日這時要再吸。」孫行者道：「後日吸了？」旁人道：「到了再後日這時，要再吸。」孫行者跳了起來道：「呀！那麼到了什麼時候才好不吸了呢？」旁人道：「人生一日，便要吸一日。」孫行者道：「呀！那麼我們不要在這裡住，便好不吸了。」旁人道：「在這世界一日，便要吸一日。」孫行者道：「啊呀！那不是終究不能逃了他嗎？那不是比我那緊箍咒更可怕嗎？我那緊箍咒還是師父念時才痛，不念時還不痛哩。而且即使師父念，我依了他的話，還可以求他不念。像這挨著日子來的東西，有什麼情理可講。師父呀，師父呀，我看你受了這個大難，怎麼再好去西方考察新教呀！」想罷，不覺又悲傷起來。

尋思了一回，只得還是去求那觀世音菩薩。剛轉了身，一個筋斗翻起，忽然眼前一黑，抬頭看時，才知道不留心撞在一個人的身上。忙看那人時，孫行者便叫道：「啊呀！我還沒去見觀音菩薩，倒先遇見了元始天尊了。」只見那元始天尊稀稀的生著幾絡長鬚，嘻著嘴，一隻手拿著幾張方丹，一隻手拿著幾棵仙草。孫行者忙叫道：「天尊！天尊！快來救我師父。」那來的人對著孫行者一看道：「我不是元始天尊，我是戒煙會裡的人，來這裡勸人戒煙的。」孫行者聽得「戒煙」兩字，連忙問道：「怎麼叫做勸人戒煙？」那來的人指著榻上睡著的人道：「你看，這些人都是受著吸煙的害，所以弄得這般可憐的。」說著，又回頭看了行者一看道：「想來老兄你也是此中人物，不然為什麼弄得臉兒這般小，嘴兒這般尖？」孫行者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……」正待還要陳說，那來的人不由他分辯，早又搖著頭，一隻手點著那方丹，一隻手指著那草，說了下去道：「這是天生救我同胞戒煙的仙草，叫做臥龍草，又叫做鵝郎草，俗名叫做羊奶草。」孫行者道：「吃了這草怎樣？」那來的人道：「吃了這草，病淺者一服斷根，病深者三日除癮，以後便好不吸煙了。」孫行者道：「好也，好也！師父，你的難有救了。」

那來的人詫異道：「你生了瘋病不是？怎麼方才你叫我元始天尊，現在又叫我師父了？我又不是道士，我又不是和尚，怎麼你這樣稱呼我？」孫行者忙拖著那來的人的手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你來看。」便一拖，拖到了唐僧、豬八戒臥的榻前，指著唐僧道：「這便是我師父，方才吸煙中了毒了，要請你一救。」那來的人道：「容易，容易。」急忙取了草，叫孫行者分開了唐僧的口，將草塞在口內。囑咐道：「一分能嚼兩分醒，到了三分神便清，過四分時後，便能照常行動了。這病還輕，一服便效。」說罷，轉身要去。孫行者連忙邀住道：「先生請慢，還有一個朋友要求先生救他一救。」那來的人一看，見對面臥著一個西裝的人，也滿煙容，便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可憐那講求新學的人，也弄到這個地位，滿口裡說什麼富強，試問，你天天拿著銀錢去買這自害的東西，如何能富！天天拿著身體去吸那自害的東西，如何能強！」說罷，又歎了兩口氣，也叫孫行者將他的嘴撬開，塞了一根草進去。等不到一回，果然看見兩個人都有些動彈了。那來的人便又對孫行者道：「現在快要醒了，你須留心著，等他們醒來，切囑他們以後不可再吸。」說罷，便又拿著草，攜著方，往別處去勸人了。

孫行者又守不多時，只見唐僧、豬八戒早張開了眼，伸了個腰，坐了起來，吐了幾口痰，叫道：「好睡，好睡！」叫了兩聲，便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大家不懂起來。唐僧便問孫行者道：「悟空，我們睡了多少時候了？你為什麼不來叫醒我們？」孫行者笑道：「不叫醒你們，你們早已死多時了。」唐僧、豬八戒兩人都驚問道：「什麼？」孫行者便將以前兩人醉煙求治的事說了一遍。唐僧、八戒忙從榻上跳了下來，叫道：「險的兒誤了我們一生也！」說著，便各人整一整衣，按一按帽轉身出去。

忽然旁邊閃出人來，大呼道：「客人慢去！」孫行者回頭看時，只見一個人穿著短衣，手裡拿著幾條手巾，惡狠狠的走來，叫道：「客人慢走，客人慢走！」孫行者便立住了腳，問道：「你叫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們吸了煙，還沒付煙錢哩，怎麼就要走？」孫行者咄了一口，依舊轉身走，不理他。那人又來拖住道：「客人好沒理，吸了煙怎麼不付煙錢？」孫行者性起，便一腳將那人踢開，罵道：「好一個不識世道的東西，你將這毒藥來害了人，我不說你，你倒還要向我們來討煙錢！」那人也不服道：「你這毛臉賊倒識世道，吸了煙不付錢，還要打人。」說著，又上前來扭。孫行者又一拳打開，罵道：「誰叫你賣這毒藥害人！」那人道：「胡說，這鴉片煙是人人吸的，那裡是毒物。就是我賣毒物，也是你們來買才賣的，怎麼好不付錢？」孫行者只是不肯付。那人只顧來拖。叵耐孫行者力大，連拖幾次，都被孫行者推開。那人見近不得孫行者，便發一聲喊，前後左右，立刻擁出許多人來，將孫行者等三人團團圍住。

唐僧此時見闖了禍，嚇得面無人色。豬八戒見來的人多，穿著西裝，鞠著背，也不敢動手。孫行者一人只顧揮著拳，前後左右亂打。此時，青蓮閣樓上鬧得一片聲響，看的人愈湧愈多，只聽得人叢中都叫道：「拿下那毛臉賊來！拿下那毛臉賊來！」孫行者一看勢頭不好，連忙領著師父、師弟，分開眾人，逃下樓去。那樓上的人那裡肯捨，依舊領著眾人趕下樓來。到了門口，孫行者一想：「這裡好了，地方寬大了，讓老孫來和他們鬥一回看。」正要向耳中取那金箍棒時，忽然看見來了一個紅頭大漢，將師父一把拖去。急忙轉身來奪，不料後邊又有一個紅頭大漢來了，將他的髮辮一扭。孫行者連忙轉身又逃，那髮辮和帽子早已被那紅頭大漢拖去了。孫行者只得光著頭，向人叢裡鑽。看的人都大笑道：「看呀，看呀，蜻蜓兒脫了尾巴了。」孫行者不答，只顧向人多處逃。

去。逃不得幾個門面，只聽得後邊「噓」的一聲，那四面八方街頭巷口便來了無數的紅頭大漢，都指著自己圍來。孫行者一想不好，道：「啊呀！他們的人怎麼這樣多？他們又怎麼這樣叫來的快？我看他們形狀雖然兇惡，然卻不是妖怪，難道他們也有法術的嗎？且不要管，讓老孫來變一變相，試試他們，看他們識也不識。」想罷，便一轉身向地上滾了一滾，變了一隻金毛狗，向人叢裡鑽去。

紅頭大漢正趕著那假辮子的毛臉漢，一轉眼忽然不見了，各處找尋，見一隻金毛狗沒有帶嘴套，也沒有掛牌子，便一齊叫道：「野狗！野狗！」旁邊閃出一個捉野狗的巡捕來，拿著繩向孫行者變的那隻金毛狗就捉。孫行者一嚇，道：「啊呀！被他們識得老孫也。」忙看旁邊，見有一堆馬糞。連忙往地下一滾，也變了一堆馬糞。捉狗的巡捕不見了那金毛狗，也就去了。恰好後邊又推了一輛掃馬糞的馬車來，一個人拖著馬，一個人拿著掃帚、糞箕，看見了兩堆馬糞，便來打掃。孫行者一看又不好了，想道：「怎麼又被他識破了？」連忙借著一陣風跳了起來，看看旁邊有個房屋，房屋上還沒有露台，便忙一蹲身，叉起四腳，便變了一個露台。掃馬糞的一看，一陣風飛去了一堆馬糞，正在奇怪，忽然旁邊又走過一個工部局打樣的西人，抬頭一看：「怎麼這人家沒有稟報工部局，便自己添造了一個新露台了。」連忙敲門進去，喝道：「這露台幾時造的？快拆去，拆去！」那人全然不懂，正在支吾間，孫行者一想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又被他識破了，快去也。」連忙一轉身倒在地下，變成了一輛東洋車，拔一根毫毛，吹一口仙氣，變了一個推東洋車的人。打樣西人和那房裡的主人到天井裡看時，並沒見有什麼露台。那西人不懂道：「怎麼，我方才明明看見的，難道我眼花了？」便也走了出來。

打樣西人剛剛走過，忽然又來了一個查車的巡捕，手裡拿著木棍走了過來，將近孫行者變的那東洋車前，喝了一聲：「去！」拿著木棍便打那車。推車的人問：「為著甚事？」巡捕喝道：「你推車怎麼不捐照會！」孫行者一想，果然別的都變全了，只少變了車後一張馬口鐵紙，連忙神差著變的車夫，拖著車捨命往人叢裡逃。逃了進去，搖身一變，收了毫毛，依舊是個光頭沒髮的中國人了。孫行者一想，這樣終究不好，要被他們看得出來。便又拔了一根毫毛，嚼爛吐出，一個個變做現在自己的樣子，吹了一口仙氣，叮囑了幾句說話，自己本身便又搖身一變，變了一個飛蟻，追上唐僧，叮在他帽兒上，看他進去怎地。

那捉東洋車的巡捕，見追不著東洋車，便吹起號，叫來旁邊巡捕，圍了攏來一看，見有許多沒辮子的中國人立在路旁，便大叫道：「賴煙錢的毛臉賊在這裡了！賴煙錢的毛臉賊在這裡了！」一湧上前，拖著一個問道：「你為什麼賴煙錢？」那孫行者毛變的人，鞠著躬答道：「也斯(yes)，也斯(yes)。」那拖的巡捕奇怪道：「那毛臉賊倒也讀過英文的，怪道割去了辮子，想也預備著要出洋去了。」因又問道：「你為什麼吸了煙不付煙錢？」那孫行者毛變的人，又鞠著躬答道：「那(no)，那(no)。」那巡捕怒道：「你方才認了，為什麼現在又不認了？」那孫行者毛變的人又答道：「也斯，也斯。」巡捕道：「胡說！」因捨了第一個，問第二個時，問了幾句也是如此，問第三個時也是如此，一連問了八九個，都是一樣顛來倒去，不過會說那「也斯、那」兩句，不會再說別的了。那巡捕更怒道：「你們這些毛臉賊，既然不會說外國話，說什麼『也斯』、『那』？」那孫行者毛變的許多人，又一齊鞠著躬答道：「也斯，也斯。」巡捕大怒，握著拳喝道：「還有什麼也斯！」那孫行者毛變的許多人，又一齊鞠著躬答道：「那，那，那。」街上的人聽了，不覺哄然大笑。那巡捕正要上前去拿，恰巧孫行者在唐僧頭上一招，那些毫毛都回去了。街上的沒髮中國人，一個沒有。那些巡捕自然詫異。現且慢表。

且說唐僧跟著巡捕到了巡捕房，那巡捕頭便問唐僧道：「你在煙樓上吸煙，可有此事？」唐僧道：「有。」巡捕頭道：「你吸了煙不給錢，可有此事？」唐僧道：「也有此事。」巡捕頭道：「既有此事，你為什麼不給？可有緣故？」唐僧道：「我沒有錢。」巡捕頭道：「胡說，你們出家人那會沒有錢？」唐僧道：「我們出家人那會有錢？」巡捕頭道：「胡說，你還來騙我，你不是龍華寺裡的和尚麼？這樣又白又胖的，想來別處也不會有。現在又是三月裡了，龍華的香市正在上場，你好說沒有錢嗎？」

唐僧一聽，全然不解何事。孫行者一想道：「怎麼這裡也有個龍華寺？若說龍華會，老孫也曾赴過。他既說我師父是那寺裡的僧人，想來必離此不遠。明日老孫倒要借了三太子的風火輪，倒要前去看看。」想罷，只聽得那巡捕又說道：「你現在沒有錢，可找個保人來放你。」唐僧道：「這裡地生人不熟，那裡尋得保人？」一轉念道：「有了，有了。」便輕輕地叫一聲悟空道：「你變了一個人來保我出去罷。」孫行者答應一聲，便從唐僧頭上飛了出來，飛到了門外，搖身要變方才的那人樣子，忽然想著不好，那是同罪的人，不要去保，又被他要罰了。忙搖身一變，變了一個讀書人，勾躬曲背走進那巡捕房門來，走到時身體早瑟瑟的抖了。到了唐僧面前，巡捕頭問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唐僧道：「他便是來保我出去的人。」巡捕頭道：「不行，不行。看他這樣子，那裡有一文錢來保得起你，再換一個人罷。」孫行者一聽，氣倒了骨頭，便走了出來，搖身一變，變成了一個大腹賈，拔了毫毛，變成了一輛馬車、兩個馬夫。到了巡捕房門口，停了車跳下車來，走進了巡捕房門口，也是戰戰兢兢的走了過去。那巡捕又問唐僧道：「那是什麼人？」唐僧道：「他是來保我出去的。」巡捕便問道：「你來保人，你的店開在那裡？」孫行者一時答不出來。巡捕頭道：「你沒有店，不行，不行。再換一個人罷。」孫行者一聽，叫聲「晦氣」，便又走了出來。因想再變什麼人好呢？剛又搖身要變，只見豬八戒搖搖擺擺也在那邊來了，便叫道：「悟能，悟能，你進去保一保師父出來罷。」八戒答應，便大踏步走進門去。剛到唐僧面前，那巡捕頭便問唐僧道：「這又是來保你出去的吗？」唐僧一看見是豬八戒，想來更是不行的了，然也無法，只得答應了一聲「是」。不料那巡捕頭卻點點頭道：「你去罷。」豬八戒同了唐僧出來，傲著孫行者道：「你看如何？現在我老豬的法力卻比你大了。」唐僧也謝豬八戒道：「虧了你也。」孫行者又氣又恨，一時說不出話來，便向唐僧告辭道：「師父保重，老孫要回花果山去看看兒孫去了。」說罷，便一筋斗不知去向。